

思念悠长 此生永怀

杨云珊

(197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实验师。1995~2013年担任吴征镒院士行政秘书。

转眼吴先生离开快一年了，脑海中会时时闪现他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最多的就吴先生伏案桌前的那个敦实的背影。吴先生离世后，一直想把与他共事的点滴记录下来，但每每提笔都无法成文。

2013年6月20日凌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一种不祥的预感随之而来，果然一个不愿听到的消息传入耳中：“小杨，吴先生走了……”，震惊！无法接受，一再地确认，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此时我欲哭无泪，想到昨天到医院看望他都还是好好的，怎么今天他就突然走了。在悲痛与慌乱中飞奔到医院，吴先生已经于1:31分永远离开了我们。眼泪夺眶而出！

说起与吴先生的缘分，我一直觉得是上天赐予我的福。能有幸成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吴先生原来的助手杨雪要去读研，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正面临结题，吴先生身边急需一位行政秘书。那是1995年8月，时任副所长的吕春朝老师来到民族植物研究室找我（当时我在郭辉军老师的课题组工作），问是否愿意到吴征镒院士身边做助手。自从毕业后来到了昆明植物所，我一直是只闻吴先生的大名，却从未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只知道他是昆明植物所乃至中国植物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对这个天赐的机会，我受宠若惊，欣然答应。在得到郭辉军老师的认可后，10月的一天，我前往24幢一单元102室（吴先生的办公室）去面见吴先生，彭华老师（当时彭老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吴先生身边做学术秘书）正要陪同吴先生外出开会。吴先生身着一件灰色的长大衣，拄着拐杖，手扶栏杆，正准备下楼梯，彭老师向吴先生介绍说：“吴先生，这是小杨，以后会在我们办公室工作。”吴先生抬头看了看我：“哦，就是你啊！”我忙点头称是，看到吴先生和蔼可亲的样子，我先前的紧张顿时荡然无存。

我和吴先生虽同一在个办公室工作十多年，但真正除工作以外的交流并不多，他偶尔闲暇时也会问问我的个人情况。吴先生是一个没有半点架子的人，我来到他的身边工作以后，他对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小同事从未给过任何压力。我更觉得要做好他交待的工作，才能不负为院士行政秘书一职。当时吴先生的办公室刚刚从山上的标本馆搬到他家对面的这套住宅里，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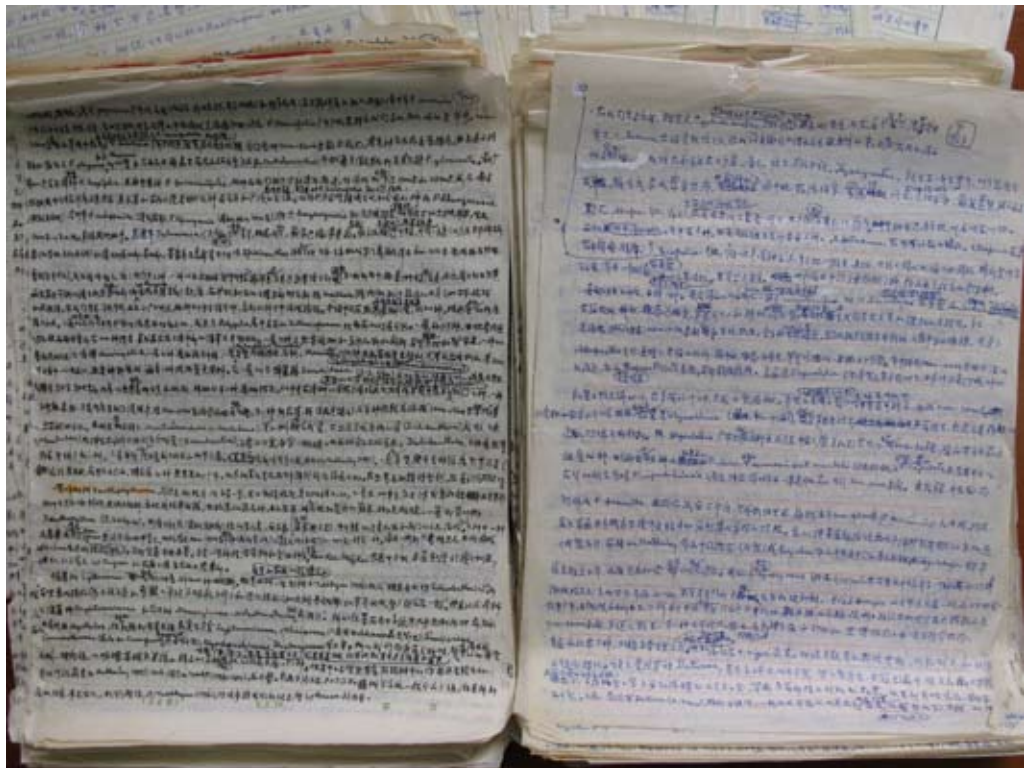
2003年陪同吴先生参加国际会议，在世博园留影



考虑到吴先生已80高龄，腿脚不便，专门为他腾出来的。吴先生最先吩咐我做的工作就是整理办公室里还未拆包的一堆堆文件资料，记得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整理完毕，向吴先生汇报时他惊讶地说：“啊？那么快就整理完啦！”马上让我开始着手输入他为“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课题结题撰写的研究成果及论文等。

刚刚开始输入吴先生所写的文稿时，对他笔迹的识别是件困难的事，他那隽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遍布于稿纸的每个角落，经常是一行当两行用，随手拿到什么纸就写在什么纸上。以至我输入出的文稿打印给他审校时，总有很多的错误，再加上我对拉丁文的不熟悉，造成拉丁文的错误更多，但他从未抱怨，而是逐字逐句的一处处修改，每次拿到他修改过来的稿子，我都自觉惭愧。从此也努力认真对待，尽量少出错误，因为他的眼睛本就不好，不能再更多地增加他的负担。为了不影响他工作，尤其怕打断他的思路，有实在无法识别的字，就圈出来，待全文输入完成后一起问他，我再通读修改才打印给他审校。慢慢熟悉他的字迹后，稿件的错误明显减少，但毕竟是个门外汉，拉丁文的错误总是在所难免，他有一次拿着我打出的稿子，专门跟我讲拉丁文在输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如属名、种名的字尾分阳性us，阴性is，中性um，只要知道这个含义，就可以避免很多拉丁文输入的错误。

吴先生从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所有的时间基本都用于伏案著书，奋笔疾书，争分夺秒，似乎生怕浪费一丁点儿时间，只有办公室有人造访，他才会离开四壁皆书的办公间里那张堆满书籍的办公桌。每天中午吃饭都是家里人过来喊，才极不情愿地回去。而我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依然是等着家人的催促才会离开。吴先生的视力下降得很快，很多文献基本都要借助放大镜来阅读，他写好后我打印成文交给他修改的稿件，从四号字变成小三号、三号，再变成三号黑体再加黑，台灯由一盏加至两盏，为提高视力，2000年还做了白内障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虽然目力不济，但这种工作习惯是十年如一日，从未曾改变。



吴老手稿

吴先生有着极好的工作习惯，从不浪费纸张笔墨，每一页纸的边角都写满了字，如遇一页废纸有空白处，他会打开随身的折叠小剪刀认真地剪下来，一条一条地用夹子夹好，用来随手记录文献。收到的每一封信也是整齐的剪开亲自阅读，并及时回复。这对当时年轻的我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1995~1996年间，正值吴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面临结题，也是他奋力完成课题研究成果的时候。他随读随写随记，手边的参考文献经常是几本叠放在一起，一摞一摞有近10余本之多，凡看到最新文献马上摘抄下来，并立即在他自己已写好的文章中及时修改，以至于一篇文章写好又改，改好又写，反复使然。

自1996年区系大课题结题后，他先后发表了“八纲系统”和被子植物“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的相关原创理论，从1998年起在他结束了野外考察生涯后，开始了原创性专著《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植物志〈第一卷〉》《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的撰写，洋洋洒洒几百万字，都是在他目力不济的情况下逐字写成的。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每天不停歇的书写，写好一页就马上让我输入电脑，稿子也在不停地根据最新的文献反复修改。我经常看到他写得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揉揉眼睛，偶尔轻叹一声，继续伏案。我明白，他并不是觉得写稿子累，而是为他的眼睛“不争气”而感叹。2002年待全稿完成时，吴先生已经八十有六，因长期的用眼过度，加之精力有限，就由他的众弟子来协助完成统稿，以弟子们的话来说，这也是个边学习、边领悟、边完成的过程。

多年来，他一直承担着《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及《云南植物志》稿件的审定工作，不论是哪个科属的稿子，他都要亲自一一审阅，从无半点疏忽，哪怕是印刷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从未放过。遇到需要与作者商讨的问题，立即让我去信沟通，以保证书稿的高质量完成。他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是最值得后学传承的。

虽然他不愿分心，但依然还是有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和各类的会议、评审、审稿、求文、求序等事情要面对，但工作再忙，他也还是会欣然接受。每次有旧友、故知或求教者拜访，他都是最高兴的。但凡遇到跨领域的事情需要他来推荐、评审或为书作序等，他一向都是很诚恳的告诉对方这方面的研究他接触的不多，实在是不敢接受而婉言回绝。自2003年起，他基本以“年事已高，耳朵不灵，目力不济”推掉了各类杂务，实则是为了更加专心地安于学术。

来到吴先生身边工作后，我从他所写的各类回忆文章中才知道吴先生一生的经历。我是幸运的，永远是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这使我慢慢了解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到今天，正是有吴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在不同逆境中坚持下来的。吴先生曾和闻一多等先辈同为西南联大的教师，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之后南京沦陷，又从长沙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些助教因经济拮据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吴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老师，他们徒步三个多月，从长沙步行至昆明，那是怎样的一段艰辛日子，但他的文章中却从未提到其中的不易，而更多谈到的是这一路走、一路考察、一路笑谈的难忘时光。1938~1946年，吴先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时，因生活所迫，也在云南大学和五华中学任教以补贴生活所用。在除了任教、野外考察以外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整理秦仁昌先生和吴韞珍先生从国外标本馆拍摄回来的三万多张植物模式标本卡片，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下相关植物学文献，给《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十年之功，也为他熟悉植物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是1955年他被遴选为学部委员的重要依据。他是一个在逆境中都能责无旁贷地默默坚持自己所热爱的植物学



事业的学者，他用“安、钻、迷、呆”四个字诠释了他的治学过程。

1945年闻一多和吴晗介绍他加入民盟，1946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在云南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直保持着极高的政治觉悟。正如他在“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中写到的：“一个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科学是老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个勤劳的人；同时应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记得吴先生在2007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扬州政府想为吴先生制作铜像置于吴道台宅地，他一口回绝了这一请求。他一生淡泊名利，除了学术上的事情，对其他事情不多过问，处事原则极强。我在他身边工作也慢慢受着这份熏陶，有所言有所不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那是1999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很正式和我坐下来谈话，他说：“小杨啊，我觉得你的思想品德不错，为人正直，建议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我没想到自己一直想入党的意愿，也正是吴先生希望的，马上表示很愿意向组织靠拢。200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人生中最为之荣幸之事——吴征镒院士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也正因为此，我努力不负吴先生所望，在言行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提醒自己要像吴先生一样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共产党员。

吴先生一向遇事冷静，学术上不骄不躁，生活中不温不火，正如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他一生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他拥有着无比宽广的胸怀。这十多年的共事，我也深深地受着他的感染。我未曾见过他对谁红过脸，或是对任何人或事情表达过强烈的不满，既使是在与别人讨论问题时有不同的看法，也是用非常平和的口气来表达。也许是经历得太多，我从来无法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到他内心有何起伏，任何事情他都可以自我消化。他可以很快摆脱繁杂琐碎的杂务，以最快的速度沉下心来走进他的植物学世界里。



2008年1月，吴先生为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题词

2003年起，因著书基本完成，他又开始了《植物名实图考》的考据工作，这是他从1937年大学毕业后任吴韞珍老师的助教期间两人未能完成的工作之一，如今总算有时间再次拾起。但他此前为完成四本原创专著用眼过度，目力每况愈下，眼睛离桌子的距离也已越来越远，他写稿和看书时为了看得更清楚，把头左偏偏右偏偏以努力看清文字，实在看不清时就把我叫过去念给他听。吴先生在两本笔记本上写满了他的考证结果，每一种植物都先把书中植物描述的大段文字抄录一些下来，又在下面写出植物名和拉丁名及相关考证意见。完成后，他让我把两本笔记本的复印件交给中科院植物所的汤彦承先生和王锦秀老师，请他们完善后续工作。但因种种原因，该工作一直没能完成。希望未来，能有专人把吴先生的《植物名实图考》考据研究继续下去，以了吴先生多年的夙愿。

2007年，《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开始编纂，任继愈先生力邀吴先生担任主编。家人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极力反对他接受这一任务，但他抱着摸清中华民族植物历史渊源的愿望说：“我不做，谁来做？”终于说服家人接受了这一任务。刚一接手编纂工作，他就让我把他珍藏的一套线装《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放大复印成A3纸给他，用仅有的一点视力先行开始考证，并着手写了几篇关于如何编典的文章，力求以最快的速度为参加编典的同仁打好基础，而他也因为持续

在阳光下工作，视力急剧下降，为保证他的日常生活，医生嘱咐不能再继续看书写字。但工作不能停止，因吴先生家已搬离植物所，我的工作从两点一线变成了三点一线，每天上午去吴先生家里协助他整理《草木典》的相关古籍文献，我念，他定。吕春朝老师也是每天到吴先生家中把编典的内容读给他听。

吴先生一生正如他所言：“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无论经历怎样的不公待遇，他都能隐忍，有所言有所不言，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这样风雨无阻七十年，倘徉在植物学研究的事业里，也正是这份对植物学的热爱，才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执着坚持。

吴先生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在生活中不苟言笑，他不是善于在言语上表达情感的人，但他对我的关心总会体现在细微之处。记得2007年初，我儿子还未满一岁，他有一天忽然说：



2008年在吴先生家中

“小杨啊，把你儿子领来让我抱抱。”当我领着儿子来到吴先生

家中时，他马上停下正在伏案考证的《草木典》，高兴地接过孩子小心地抱在腿上，虽然他眼睛只能大概看清孩子的轮廓，却一直拉着孩子的小手，脸上洋溢着无限怜爱和喜悦之情，犹如祖爷爷抚爱重孙一般亲切。2010年1月，我的母亲去世时，他还特别嘱咐儿媳来家看望，让我安心处理母亲的后事，不要急于去上班，心中很是感动。

其实和吴先生一样，我也是不善表达情感的人，太多的回忆却无法整理成文，而写下再多的文字，似乎都无法描述我内心对吴先生的感恩。十八年来，吴先生用他的包容和接纳，引领着我这个不太懂事的小同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未来的人生之路。与吴先生的这份缘分，是我此生最珍贵的记忆，这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我会铭记于心、珍藏一生。

吴先生，谢谢您，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附：“2013年7月24日忆吴先生随笔”

遇上您，是我此生最大的福

7月24日，您的五七，对您的思念有如泉涌。

记得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忽然告诉我要做您的助手。

当时的自己，还不知吴征镒这三个字对植物学界的影响有多么的深远，

也不能体会自己为之工作的人是怎样一位非凡的科学家。

在与您十八年的共事中，从您身上学会宽容、大气，学会严谨、认真，学会勤俭、节约。

别人曾经问我，你没意识到自己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工作吗？

是的，他的确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但他却在用言行告诉我：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与别人的不同是他的勤奋与执着，
他从不提及自己所得的成果，
他用最简单的事物教会你如何对待人生，
他在办公室的时间远远超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伏案笔耕。
他视自己一生钟爱的植物事业为一切，
他的一生是为植物而生，为植物而活，
他有坚定的信念，为了科学奋斗一生的信念。

我敬佩吴老，敬佩他爱植物，为植物奉献一生的精神，
我敬佩吴老，敬佩他不求凡物，只寻科学真理的一生，
我敬佩吴老，敬佩他从无浮躁，严谨治学的一生，
他沉迷在从孩童时期就热爱的植物世界里，
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爱一物至终生的信念。

吴先生，我怀念您，
从来到您身边工作的第一天起，
从未听到过您对我的一声抱怨或责备。
您那宽广的胸怀，严谨的治学态度，
让我学会了如何去为人，如何去做事。

您离开后，每每办公室的门打开，
我不由得想起您走进办公室的身影。
感谢上苍，让我此生遇到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
引领我用正直的信念走向人生未来之路。
我庆幸，在我人生的转折点遇上了您，这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吴先生，这一生，感谢有您，
感谢您给予我的所有包容。
让我慢慢成长，
我会像您那样，认真、无悔地走完此生的路！

